

将军之子 草原之星

——读报告文学《中国牧民》

◎温智慧

报告文学《中国牧民》的出版发行，标志着内蒙古作家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全新的认识与把控，也标志着报告文学作家在选题上对时代原音的准确把握，是作家文学责任和使命的担当，展现给读者的是文学人在文学审美与创作的荣光和意义。《中国牧民》是北疆文化建设的重要践行，是北疆文化的立体和全景化不可或缺的呈现。

《中国牧民》这部书是以阿巴嘎旗牧民廷·巴特儿为原型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被评选为2024年书香全民阅读“内蒙古好书”。这部书取得这样的支持与肯定，是作品选题定位的成功，是作家时代责任之所在，也是作家深入生活、歌颂时代、塑造先进、表达生活的文学能力的体现。

廷·巴特儿的故事传唱已久。之前，总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信息多呈零散碎片化。《中国牧民》对先进人物的全方位故事图景展现，是立体式的记录与叙述的文学还原。当这个素材被作家以深邃的文学目光所攫获，经过整理、创作成书，符合时代强音，人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故事具有多维的典型性。

《中国牧民》在表现人物特质和精神层面的美学价值不可小觑。《中国牧民》这部书由蒙古族作家布仁巴雅尔和杨耀（赵艳）合著。这部书的创作精益求精，所有外在的艺的表现，都是内在文化的外逸。没有足够的文化支撑，就不会有文学作品高妙的艺术呈现。

《中国牧民》这部书的书名气势恢宏，展现了内蒙古苍远辽阔的草原壮景与情怀，不大气、不拘泥，宏阔的人文景象在读者第一眼遇见时，便提振了阅读渴望，读起来亲切可感。它以文学的样式，梳理记录了廷·巴特儿这个有点“傻气”的蒙古汉子，书写了以廷·巴特儿为代表的一群人在北疆开拓创新、励精图治的精神。《中国牧民》是一部高站位、宽叙事、深思考的作

品，聚焦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是对相关主题人物叙事的集成和再现。作家采取的叙事方式，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向读者展示了北疆大地上一代代牧民，特别是新一代牧民丰盈的精神世界。

作家长时间跟踪关注《中国牧民》一书的人物主角廷·巴特儿的先进事迹，多次深入廷·巴特儿家庭牧场，反复进行实地体验、调研，采访事迹主人公的同时，还先后采访了养牛大户、职业牧民、扶贫户、返乡创业大学生，作家熟练的文学行走，让广大读者在作品中读到了主人公廷·巴特儿勤劳的品质、坚韧的品格、高贵的品德，在他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信仰的光火。

《中国牧民》从一个嘎查、一个典型人物入手，但不局限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嘎查，而是把文学脚本中人物的典型性所衍射的哲学视野、历史视野、民俗视野放大，从一个更高的俯角上，书写走向共同富裕的草原生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作家做到叙事对象化、文本精细化，立足重大选题，用双脚去采访和调研，用心去聆听和思考，用笔墨书写好作品，对素材进行设计梳理，构建出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书写，彰显出作品人本美学的深意。

《中国牧民》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家潜心文学耕耘，更在于主人公对选择的不懈与坚持。

因父母遭受打击，廷·巴特儿错过参军的机会，他毅然选择上山下乡，在那片荒芜、荒凉的草原，他的灵魂被震撼，心中的信念被贫穷激活，化为做好人、做成事的冲击力。他在草原遇见爱情，受到牧民爱戴，得到父亲的支持。他义无反顾选择了草原，也就选择了灿烂的人生。

《中国牧民》作者带着责任和问题，紧扣怎样高质量发展、怎样振兴草原，以及怎样缩小牧区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从文学角度，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既展现了当代中国牧民意识深处的觉醒，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草原建设发展实践中的共同参考，为其他相似地区的“减贫共富”提供了可行样本。

廷·巴特儿的事迹诠释了中国人既传统又现代的人格，他义无反顾放弃了自己优厚的

人生选择，投身建设草原、实现共同富裕的事业中，他成为榜样，他是“草原之子”。

廷·巴特儿不仅继承了千百年来草原的粗犷与豪放，又将“取之草原、用之草原、天我交融、天人合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念拓展，他没有把父亲是将军作为行事所依仗的资本，而是当做宝贵的精神财富来继承。

经历艰难，是生活陪嫁给人生的一剂良药，艰辛的磨砺使廷·巴特儿更加成熟、果敢、坚强。当他送走一个返城的知青，牧民对他是否能留下来产生过巨大的怀疑，他用事实给了自己选择和担当，写下了坦荡的人生注脚，诠释美好的人生答卷。

廷·巴特儿与牧民有无法割舍的情缘，是生命的彼此交融。当额尔敦其木格向廷·巴特儿深情地表达质朴的爱恋：“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和你结婚”，这种感情是那样浪漫、深沉、内敛、朴实，而廷·巴特儿的心则完全归属于辽阔的草原。

《中国牧民》立意高远，从实际出发却没有陷入“凌空蹈虚”的困囿；视野宏阔却没有无边无际、信马由缰；大胆落笔，小心拾起，见人见事见精神。文中援引大量生动的事迹、人物案例，可亲可感，像钻石的不同切面，为《中国牧民》的文本作出了各见芳华的书写意义。

廷·巴特儿心无私利地进行传帮带，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这种精神火光代际传递的延伸与辐射，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利他之心、传统善德在他身上熠熠闪光，不与民争利，永远把自己放在人群里，这是人性的觉悟，也是他真善美的认知的具体体现。

“廷·巴特儿式打井法”“迁移式蒙古包”“行走的扁担”“减羊增牛的路腿理论”“少养精养”“打草不拉草”“四点平衡”“网围栏封育”……这些都是他在生产生活中反复试验得来的宝贵经验。

《中国牧民》以文学的视角观照当下人民创造的生动实践，作品以廷·巴特儿创富、帮富、带富故事，揭示共同富裕的可实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以文学的启示映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未来。

2002年6月，“草原之星”廷·巴特儿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全国巡回宣讲，廷·巴特儿先后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2019年廷·巴特儿与孔繁森、任长霞、袁隆平、屠呦呦等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廷·巴特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29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中的一位。

廷·巴特儿创造的“第一个建网围栏”“第一个在草原打井”“第一个种植青贮”“第一个购买农业机械”“第一个盖砖木结构的房子”“第一个改革牧区公厕”“第一个生态养鱼”“第一个改革牧区公厕”“第一个使用淋浴房”等诸多“第一个”……早已不是个人的成绩专享，而均已成为牧民的参照和奋斗坐标。

《中国牧民》作者站在历史肩头展望未来，以全景式记述展开一幅壮丽的北国风光人文画卷，提炼出丰富深刻的作品主题，描摹出精彩的人物形象，这无疑是一部讲好北疆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作品。

绿意，在浑善达克沙地蔓延。《中国牧民》书写的，是以廷·巴特儿为代表的北疆大地上广大党员干部、牧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与奉献的结晶，没有这些中国牧民共建富裕的最生动元素，就不可能有“自我革命”的胜利，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多少像廷·巴特儿一样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干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热血与生命谱写着一首首奉献的赞歌。

《中国牧民》的成功创作，贵在设身处地的体验、贵在潜下身心的研究、贵在恒久不馁的坚持、贵在穷则思变的思考、贵在感同身受的共情、贵在共同富裕的践行、贵在集体担当的初心。

《中国牧民》是内蒙古近年来反映共同富裕这一宏大主题的文学力作，书中的故事经验为北疆文化建设、中国牧区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巴·赛夫 摄

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注

——评音乐剧《走向阳光》

◎张文静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二人台艺术研究院原创音乐剧《走向阳光》在呼和浩特乌兰牧骑剧场首演。

一、充满表现力的戏剧架构

音乐剧《走向阳光》是一部反映戒毒工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剧目，全剧围绕失足少年圆圆以及同类人物的戒毒故事展开。剧中以戒毒警察齐云华和郝志远夫妇为代表的戒毒警察充满爱心的工作热情和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成为串连全剧的情感主线。他们耐心细致地关爱戒毒人员，如亲人般引领戒毒人员走出阴霾、走向阳光。他们心系失足少女、失足青年，重新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郝志远牺牲在戒毒一线，齐云华忍着悲痛与病痛，把整个身心投入戒毒工作，擦干眼泪把温暖给予戒毒人员。

音乐剧《走向阳光》叙事简洁平实，但颇具质感。第一幕“绝境迷途”中，戒毒人员身心备受煎熬与摧残的场景，观之令人心痛。女警官的一段劝：“你不要选择放弃，不能孤立自己，你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你曾在父母的港湾里……”，温婉柔和的演唱打动人心，感动了失足少年圆圆，给予她走向阳光、走向新人生的力量。

表现圆圆奶奶、圆圆爷爷给孙女写的一封信的场景中，演员们的表演声情并茂、顿挫有致，表演功底深厚，表演水平精湛，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该剧故事讲述丰满生动，表现力十足，剧中矛盾冲突脉络明晰，起承转合流畅，时而如交响诗吟咏生命的可贵，时而似写意画涂抹人格的力量，以音乐、以语言、以舞蹈语汇礼赞戒毒警察的人性光辉，令观众为之动容。

音乐剧《走向阳光》一个半小时的剧目，叙事节奏紧凑，音乐的表达运用通俗易懂的流行唱法，具有广泛的大众审美基础。音乐配合剧情与时代背景、社会风尚紧密结合，以小见大的创作视角，符合观众心理，在得到广泛共鸣的基础上，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该剧曲调曲式丰富，既有平铺直叙，也有诗韵节律的表达，令整部剧平实、亲和，充满感染力，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的宗旨，体现了朴素自然的艺术价值观引领，成为该剧创作的一大亮点。

二、通俗化亲民化的音乐风格

音乐剧《走向阳光》博采众长，巧妙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多种唱法、多种素材，丰富了音乐形态，使每个唱段更好听、更动人。第一幕“绝境迷途”第一场“诱惑”里，爵士乐特色的合唱群舞，贴合剧情需要，场景设计精巧；第二场“求助”里的开头唱段，郝志远来到妻子工作单位戒毒所劝她去医院看病，大段男女声轮唱旋律优美，中速、抒情，耐人寻味，歌词如诉如泣：“你藏起的病例报告，让我的心中乱如麻。为何还要对我隐瞒……只要你跟我去检查，不管结果如何，我愿一同去面对。”最终，妻子还未跟随丈夫去医院检查身体，却迎来丈夫因公殉职的噩耗。运用男女声对唱轮唱的艺术表现手法烘托剧情、描摹主人公，是歌剧、音乐剧的常用手法，细腻如丝扣推进剧情，掀起整部剧主题思想的重申，《走向阳光》在此处设计得恰如其分，演员表现得酣畅淋漓，令整部剧目有了大歌剧的气质。第二幕“心若阳光”第五场“悔悟”中，曲目《画中的你》是一段“吸毒者”女声合唱：“笔儿精，墨色青，一笔一色画天青……笔儿细，色儿均，描绘世间，情满中……”，将戒毒人员的内心勾勒得细腻、准确，将情绪的转折展现得诗意、灵动、唯美，既严肃又不失戏剧表达，寓意着吸毒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为整部剧增添了用情、用心的艺术感染力。

音乐剧《走向阳光》以其创新的叙事手法、立体的人物塑造、对现实问题的深度观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用心打磨，成功地塑造了一部兼具教育警示与人文关怀的作品，它不仅提升了社会对戒毒教育及其从业者价值的认识，也为未来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经验与示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彩云映照辽河之滨

——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观后

◎高明霞

“此地通达，草木生花，我们像石榴籽团结成一家。此生辽阔，满天星火，每一方烟火都有幸福的收获。”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演出结束后，这首主题曲优美的旋律荡漾在剧场外的星空，观众沉浸在情境之中，和着歌声依依不舍地走出剧场，兴奋之情长时间弥漫。

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是由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创作演出的一部文旅融合的艺术作品，2024年5月13日、14日在通辽市辽河剧院首演后，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该剧由城市姑娘彩云和科尔沁草原的小伙子宝迪相识相爱作为主要情节线索，在日常化的叙述中，以多种舞台艺术手段串连起科尔沁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别开生面地展现了这块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剧气韵旷达浪漫，舞台呈现青春气息盎然，富有饱满的时代活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广阔的自然景观与豁达热情的人文风貌融为一体，焕发着绚烂的艺术色彩，满足了观众视觉和听觉的审美享受，在充分调动观众情绪情感共振的同时，实现了文旅融合剧保护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精神价值的作用。

文旅融合剧创作的价值追求，在于戏剧参与旅游文化建设，将戏剧本身的高雅美学品质与旅游的游乐消费密切融合，观赏戏剧的艺术享受与休闲娱乐的生理享受互为作用，雅俗共赏，满足游客放松身心的需求，进而吸引游客深入了解体验一方水土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中温润人心、开阔精神境界，实现艺术与旅游联动双赢。

从《彩云飘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成功的文旅融合剧，首先要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作为支撑点，以满足游客看山看水看风景的第一期待。地域景观是文旅融合剧的重要标识。“彩云”作为该剧展示科尔沁最致的艺术化意象，在场景设计和戏剧情境设置上，突出科尔沁草原天高地阔、平静悠然、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色，营造了一幅远离城市喧嚣、天人合一的情境，从剧中人彩云的体验引领人们走进这块能够疗养身心的科尔沁大地。文旅融合



功的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多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人情风俗的集中展现，剧场发挥着“导游”抑或“再度体验”的效应。可以说，文化遗产是文旅融合剧的金字招牌。《彩云飘落的地方》在100分钟时间内，生动地展示了好来宝、长调、马头琴、安代舞、科尔沁刺绣、马鞍技艺、博克、二人转等科尔沁地区传统文化艺术。随着剧情的发展走向，美不胜收的科尔沁文化艺术表演，一次次将剧场气氛推向高潮，彩云忘记了职场的疲惫和生活中的烦恼，走进全新的生活场域，观众被她带入这块生机勃勃的大地。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大都是当地人，他们为自己家所拥有的文化瑰宝而兴奋，自豪感油然而生，如果外地游客看到这些新奇的科尔沁文化艺术遗产，肯定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文旅融合剧的第三个方面，是必不可少创新意识，新鲜感、奇异感，可谓吸引观众的法宝。《彩云飘落的地方》的舞台呈现具有许多亮点，比如人与偶同台表演，彩云家邻



居的七大姑八大姨操纵的大鹅、宝迪的坐骑枣红马，人的形象塑造与偶戏表演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时不时出场的邻家大姑娘（大鹅），喧闹鼓噪，带给彩云一家很多烦恼，恰如多嘴多舌爱管闲事的大妈，当然彩云家的喜事少不了这些热心的邻居们。与宝迪如影相随的枣红马，是他的灵魂伴侣，也可以理解成他性格的化身，人物性格动物化，动物形象人格化。宝迪的内心活动通过马的形体动作体现，传达宝迪的心里话。再如，在那达慕和婚礼两个场次出现几个彩色大气球，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飘来飘去，形成了融洽的互动性。如此等等，多方面的创意，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渲染剧场气氛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戏剧本体的角度看，《彩云飘落的地方》的艺术魅力来自于剧作和导演对人物生存状态的发掘与真切把握，在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故事情节中，引发观众共同的生活体验，通过富有地域风情的音乐舞蹈推动人物行为及情绪

情感变化，营造具有戏剧张力的场景氛围，吸引观众不经意间沉浸其中。剧作对主人公彩云的刻画看似简单，但这一人物形象是现代青年的缩影，来自职场和人生的双重压力让她陷入高度疲惫迷惘中，妥协还是挣脱，正如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心灵冲突，使彩云这一看似不很复杂的人物凝聚了较强的深刻意义。

彩云的行动是牵动剧情发展的爆发点，寻找修缮自我的渴望驱动了她的逃离，来到科尔沁草原，从繁忙和浮躁中摆脱出来，找到了心灵治愈的空间，收获了纯真的爱情。草原青年宝迪的形象特质，类似于《我的阿勒泰》中的巴太，“有一颗柔和清静的心”，同样拥有一匹每时每刻相伴的骏马，彩云和李文秀一样为这样的小伙子心动。宝迪与彩云的爱情线，以草灰蛇线的形式牵动两个家庭往昔岁月治理沙漠艰苦奋斗中结下的生死之交，托出了《苍颜换苍翠》的情景表演。剧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处理，各有性格特色，巧妙地赋予他们建构戏剧情境、发挥表演才能、承担展示技艺的合理功能。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彩云飘落的地方》的音乐和舞蹈编排，巧妙地融入剧情中，表现人物行为，传递人物情感，很好地发挥了叙事、抒情作用，成为戏剧情境的有机成分。歌舞剧创作表演的有效性和艺术性使《彩云飘落的地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剧，如果将其中的歌舞片段独立呈现舞台，也是不错的歌曲和舞蹈作品，不减自身的艺术魅力。

戏剧如何以自己特有艺术方式融入旅游文化事业，合理地运用当地文化艺术资源，充分发挥演出团体的创作力量，因地制宜地打造优秀文旅融合剧，是当下许多戏剧创作者的思考。我认为《彩云飘落的地方》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通辽市的文化名片来打造。虽然，这部剧初出茅庐，在情节安排、细节处理、表演节奏处理、现场互动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它具备了很强的上升潜力。期待着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以更加圆润完美、绚丽多彩的形象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成为常演常新的驻场戏剧精品。

